

闲晴/著
草芥/绘

迷影游戏
皇帝的学园Ⅲ

闲晴 / 著 草芥 / 绘

皇帝的学园Ⅲ

迷影游戏

CTS | 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帝的学园. 3. 迷影游戏 / 闲晴著; 草芥绘. —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3
ISBN 978-7-5356-6056-5


I. ①皇… II. ①闲… ②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9843号

©闲晴/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皇帝的学园Ⅲ

迷影游戏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
著者 闲晴
绘者 草芥
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
地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出版人 李小山
出品人 刘焯伟

责任编辑 贺澧沙 苏盈
美术编辑 冯沛妮
制版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张 8.5
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56-6056-5
定价 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526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r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第1章 失去名字的社团与Mistake佣兵团

暮秋时节，飘忽而迷蒙的寒雨下了一天一夜。校园里的一切被一丝秋雨浸没得通透，教学区的灯光于水雾中微微摇曳，雁阵的低鸣挂在房檐上，凝聚成一滴圆润的水珠，砸碎在阳台上的小水洼里，发出玉碎一般的声响。

我托着下巴坐在窗前看雨，灌满耳中的却是争吵的声音。

“这样下去可不行！我们已经四天没有上课了！如果你们不想办法让老师回来教书，我们年级会完蛋的！”

“我们也希望老师尽快回来，正在努力地沟通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你们不得干涉我们的政策，这点你们没有忘掉吧。”

“可是老师罢课的原因在于你们，你们帝党当然有义务把事情处理好！”

“我们没在处理吗？教团的人现在给我安安静静地闭嘴，然后回宿舍去！”

隔壁的宿舍传出桌椅激撞的声音。我无奈地捂起耳朵，看到有一个穿着黑色雨衣的人影，穿过雨幕不紧不慢地朝男生宿舍楼走来。

三分钟后，穿雨衣的同学揭下湿漉漉的帽子，露出一头温柔的栗子色卷发。她微笑着眯起双眼，用亲切柔软的声音对我说道：“公主，看来这一次不麻烦你是不行了。”

“琪佳，快坐快坐。楼管阿姨是怎么放你进来的？总之先擦干头发吧。”我连忙搬过凳子，递过去一块干净的白毛巾，

皇帝的学园

又倒了一杯热水。

琪佳接过杯子，勉强地笑了笑：“进入男生宿舍是女皇陛下的特殊能力啊，哈哈，开玩笑的啦。楼管阿姨忙着阻止大家打架，根本没心思看大门呢。”

没错，琪佳和我如今依然保持着十分自然的朋友关系。

在文化节“公主杯战争”后，琪佳被迫取缔了公主同盟，虽然我能理解她的苦衷，也很遗憾地认为，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们在众人面前必须装出相互敌视的样子。

琪佳却说没有必要，因为“公主和女皇是亲如一家的皇室成员，女皇亲自叫停公主的恶作剧团队，并不会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变得淡漠”。

虽然不用刻意生分是很好啦，可是这样在辈分上占我便宜有意思吗？琪佳轻声的叹息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

“宇清，不能让老师继续罢课下去了。你愿不愿意帮我想想办法，让老师们都回来教书呢？”

“我会尽力的。”

“遇到困难我只会麻烦公主同盟，真是很不像话。”

“公主同盟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
琪佳的脸颊上露出小小的红晕，她微微歪着头笑道：“在我心中，它依然存在着。”

我叫宇清，是兰帝高中的一年级学生，拿到的是我所不承认的公主卡。

兰帝高中和平的外表下涌动着战乱的暗流，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节上，来自各年级的不同势力纷纷登场，主张战争的人们与坚持和平的人们站在拔河长绳的两端，幸好在最后时刻，





失去名字的社团与Mistake佣兵团

在我们公主同盟的斡旋之下，原本一触即发的战火被平静地浇灭了。

公主同盟在校园文化节中制止了教团军对劲臣的袭击，也保护高二的花昭学姐不受战略家的伤害，因此得罪了一大票人。当夜，在女皇的居所，战略家痛斥“国内弥漫着畏惧战争的懦夫思潮”，用激情澎湃的话语鼓动大家，让平静的高一王国摇身变成尚武的斯巴达城邦。

同时帝党和教团也达成了协议，现有教团成员可以不参加训练，但也无权干涉帝党的政策，而从措施开始实行起，新加入的信徒不允许逃避体育锻炼。双方达成协议后，暂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，至少在表面上看，确实比之前和谐多了。

因为公主同盟在文化节的行动“差一点就成功地”让教团的图书馆免费借阅权落入高二手中，所以帝党和教团达成这个协议的条件便是“取缔讨人厌的公主同盟”。

我因为这件事悲痛不已，却在学长们的鼓励下，花了整整一夜，让当天因为心冷而离别的友人们，重新回到我身边，这也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了。

尽管我们为安宁的校园生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可是帝党和教团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，而这一次引发问题的人，就是消极罢课，说“你们这届高一我教不了”的老师们。

事情得从四天前的早上六点半说起。

这个时间点活跃在校园里生物，只有吃饱了的猫骑士们和学霸，以及高一年级没有加入教团的学生。

“要勤于练武提升高一同学的作战能力”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，每个班选举出委员，专门负责在大清早叫大家起床。

皇帝和学园

早些时候担任起床委员的人都是班上最身强力壮的家伙，他们进宿舍看到窝在被子里的人时，不由分说就将被子一掀，将人揪出来。后来这些家伙纷纷罢工，因为每天早晨被大家追杀的工作实在是太悲惨了。于是担任委员的同学，就采取了更为有效的方式叫大家起床。

“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！嘿嘿！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！！”

我将被子一掀，挽着袖口吼道：“我要向这混蛋提出决斗！每天刚到六点就唱这首歌，想吓死哥啊！”

在一旁端坐已经看很长时间书的问衡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：“公主要注意素质。”

“说教是没用的！我宁可被人家掀被子浇冷水，也不愿意听《最炫民族风》！”

“我是说……”问衡指着摩拳擦掌的室友们，叹口气道：“要想揍他，你得排队。”

问衡虽然不参加锻炼，却无力改变每天早上非正常起床的现实，索性一早起来，借我的大耳机罩住耳朵，专心读书。

当我们赶到操场时，全年级的学生已经基本到齐。大家紧紧裹着校服，在微凉的晨风里瑟瑟发抖。战略家带领着男生们先跑五圈，女生们跟在后边慢跑两圈就可以。尽管这是相当折磨人的活动，可是大家没有抱怨，因为“建立强国横扫天下”的口号我们每天都要喊上十七八遍，更何况身为女皇的琪佳都亲自和大家一起跑，又有谁能说自己比女皇陛下还要高贵呢？

草坪上觅食的麻雀听到高亢的喊声，扇动翅膀逃向空中。

除了两千米跑，上课之前我们还要学习军体拳和初段刀术。当漫长的晨练结束学生们回到课室时，已经连起立说“老师好”





失去名字的社团与Mistake佣兵团

的精神都没有了。老师拍桌大怒道：“高二高三的学生都认真早读，只有你们年级有一半的人已经有两周没有参加早读了！”

“你们都忘记自己是高中生了对吧！这一次的考试成绩说出去以后，我的同事全都以为是在开玩笑！我执教二十年来没有哪一次数学考试的平均分在及格线以下，这简直是我一辈子的耻辱！”她将试卷往讲台上狠狠一砸：“来领你们的卷子吧！”

当我拿到自己的试卷时，发现前后左右同学的目光并不友善。雁欣朝我眨眨眼睛，将我的卷子抢过去压在自己的卷子下，急急忙忙地翻出了橡皮擦和考试铅笔。

“这么高的分数不要拿出来秀，本来帝党的人看公主你就十分不爽，再不低调一些就真的四面树敌了。”

到底是多高的分数啊！不就六十分而已嘛！

自从高一年级推行尚武政策之后，及格线便成为帝党和教团的分水岭。教团的同学拿着骄傲的成绩，越发瞧不起每天晨练的帝党，又碍于双方达成的约定，没有把这种优越感表现在脸上。而帝党的同学则认为自己为了国家拼命锻炼，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保护这帮死读书的家伙，所以在帝党同学的心目中，不及格的分数就好比战场留给自己的疤痕一样，是英勇的象征。

而像我这种居然考及格的家伙，在很多激进的帝党成员眼里，已经失去了帝党的本分。我当然不畏惧他们的目光，却很在意雁欣的心情，只好任由她在我的卷子上将原本答对的一道题改成错误答案，然后上台请老师给我扣掉三分。

我发现老师失望至极地朝我望了一眼。

“我没见过哪一届的学生像你们这样，早读也不上，第一二节课基本上都是睡过去的，作业也都在互抄，没看见题目上说‘设X的值为你的学号’吗？你们每个人的学号都是二十一？到

皇帝学园

底整天都在忙些什么？收心把学习的基础打好再说不行吗？琪佳，你是高一年级的女皇，为什么不想办法处理这件事？”

琪佳颇有些为难地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们并不是不愿意好好学习。可是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，在我们提升国力让敌人不敢轻视之前，想多花一点时间用于军事训练，希望老师您谅解。”

“哪里有什么战争！”老师猛拍桌子，“虽然兰帝高中有角色扮演的校规，但说到底只不过是课余活动而已！不要主次不分异想天开地以为那就是你们生活的全部！”

老师有些眩晕地扶住讲台，闭上眼睛摇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们觉得现在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学习，那我就等你们统一天下终于收心了以后再上来上课好了。从今天开始你们高一年级的数学课我不管了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”

这件事情像传染病一般，从我们班开始，在数日之内扩散到整个高一年级。这是兰帝高中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教师罢课，以学业为主的教团从罢课的第一天开始就叫苦不已，而帝党也不见得会开心。如果考试分数奇差，就会被勒令留级，而留级生的身份卡将变成白板一张，不再继承职阶和事业资金，只能够验证学生身份和去食堂买饭。

在这种时候如果两大派系能够携手共进就好了，可帝党和教团一向不和，在这件事中更是针锋相对。教团认为帝党是罪魁祸首，以大祭司为首建议将高一年级按照教团和帝党分班，让老师只在教团班里教书就好了。

就连我也认为这是明显的背信弃义，遇到事情就推卸责任，好在问衡反对这样做，将这种想法压了下去。“这种做法和建立集中营搞种族隔离没什么区别，也不符合我‘要让每个人都钟爱科学’的宗旨。”





失去名字的社团与Mistake佣兵团

就这样双方各持着“你们不上进”和“你们搞阴谋诡计”的看法，从每天睁眼开始，以宿舍为单位，不间断地吵架直到深夜。

琪佳就是在这时来找我的。大概是觉得我既然不被两派的人待见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会更加冷静，才有足够的心思考虑如何请回老师。

再三犹豫之后，我决定不把事情告诉雁欣他们。和我成为伙伴以来大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，遇到麻烦却总要帮我扛起来。我默默地想了一夜，以我的头脑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，就是去找校长商量这件事。

校长倒了一杯果汁递到我的手上。“你们的情况我也有所耳闻，是不是小女皇拜托公主同盟来解决此事的？”

我有些低落地答道：“公主同盟已经被解散了。”

“哦，抱歉。”校长无奈地耸耸肩，“难怪今天只有你一个人。宇清，解决师生问题的最佳人选，就是家长。家长是师生感情的联络员嘛。”

没听过这种说法啦！

“让爸爸妈妈们说几句好话，赌咒发誓，保证更加严厉地看管自己的小孩，请老师吃顿饭，我觉得吧，面子这种东西是互相给的。”

接着校长爷爷便得意洋洋地，以一副江湖老油条的姿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可是家长会是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，原因很简单。

“拜托拜托，雁欣和星悦，到时候如果我妈妈问起我拿到什么卡片，就装作不知道好了。无论如何公主卡的事情是不能

皇帝学园

告诉我妈妈的，不然以后我也不用在家里混了。”

她们捂住嘴笑个不停，好在最后都点了头。

家长会的当天，老妈看到我便十分激动地跑过来揉我的头发，点着我的鼻尖说：“小宇清，以前问你拿到什么卡，你都给我瞒混过去，今天可瞒不住了哟。”

“喂，老妈，放开啦……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好吧！”

雁欣有礼貌地打招呼：“伯母好，我是宇清的同桌雁欣。”

“我家的宇清真是有劳你多多照顾了。他拿到的是什么卡片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我的心怦怦跳，不知道雁欣会不会临时起意将我出卖。

“宇清是勇者哦。”

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老妈却托着腮摇摇头：“什么嘛，真很无趣。这又不是什么奇怪的卡片，为什么一直不肯给我看？”

我硬着头皮拿出那张自制勇者卡放在老妈手中，她仔细端详片刻，大约是要问“这张卡怎么和大家的卡画风差别这么大”时，雁欣连忙打岔道：“伯母很漂亮呢，宇清长得好看原来是遗传到了妈妈的相貌。”

“小雁欣真是很乖呢。”老妈摸着雁欣可爱的粉色头发，又问道：“那么宇清有没有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呢？”

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和伙伴们最不愿提及的话题。当下我和雁欣的表情都变得很不自然，星悦像下定决心一般，走上前来一字一顿地清楚答道：“公……宇清他有参加公主同盟。”

这时战略大臣诚桐的一个手下正好路过，立刻就沒礼貌地插嘴道：“话说公主同盟这个社团压根就不存在，你们不会忘了吧。”

和他同行的人当即反驳道：“怎么能说压根就不存在呢？雁





失去名字的社团与Mistake佣兵团

过留声人过留名，宇清为创立这个社团付出了很大的心血，不管现在变成怎样，也是很多人无法割舍的记忆。”

老妈不解地问道：“小宇清，公主同盟是你创办的社团？”

我低下头，握紧拳头，觉得没有必要为一个不存在的社团暴露卡的真相给妈妈看，毕竟都已经不存在了。于是我低声答道：“没这回事……”

“你这么说可不太好吧，宇清。你对这个社团真的就一点好感和回忆都没有？”

“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吗？社团会叫这个名字，不就是因为你的身份卡吗？”

我当时一愣，只见有人大步走来，将一张卡片递到我妈妈的手上说道：“伯母，这才是宇清的卡片。”

卡片的图画是穿着公主长裙戴着金色王冠，正坐在草地的垫子上露出全无心机的甜美微笑的超萌妹子。在卡片的左侧写着“公主·宇清”。

而能把我藏好的卡片偷出来的家伙，自然是拿到怪盗卡的昊越。昊越还十分热心地解释道：“公主职阶可是很厉害的，二百万元事业资金，就算打架也只会让对手遭受学校处分，可以进入女生宿舍，而且有非常多的女生朋友。”

我脑中发出轰然巨响，大怒道：“你这混蛋！竟敢……”

没想到老妈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，拍着我的脸蛋道：“原来是公主卡！这比勇者卡要好一百倍吧！真不愧是宇清，一点儿都没有辜负妈妈的教导！”

妈妈幸福地哼着歌，还拿出糖果发给周围的同学吃。我十分愕然，妈妈竟然不觉得公主卡有任何不妥，真是想不到。

教导主任在广播里通知家长们回到自己子女所在的班级准

皇帝的学园

备开会，老妈这才稍微安静下来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公主，等额娘开完会带你和朋友们去吃好吃的哦，嗯哼。”

我满脸黑线地呆立不动，直到妈妈走远，才回头对吴越大吼道：“你这二货！谁要你来多管闲事啦！”

吴越一脸无辜地说：“怎么了，你这家伙忘性大，随便画一张卡糊弄老妈，我帮你找到了，怎么还要发火？”

“你这根本就是多管闲事！做事情不经大脑，只会给我惹麻烦。你如果真要帮我忙，什么事都别做我就谢谢你了！”

吴越脸色变得不太好看，假装淡然地耸耸肩：“这么做娇没意思吧。你干吗把气撒在我身上，顺便一提，我现在心情也不是很好。”

于是在大家莫名其妙的目光之下，我和吴越愤而挥拳，两个人扭打作一团。

星悦飞奔过来，我很担心她在守护公主的本能下，使出一招排山倒海将吴越打成重伤。幸好炎舞及时出现拦住了她，不住地劝说道：“谈谈情打打架，小事一桩而已，此为男生沟通感情的方式。”

“感情你妹！”我和吴越一边打，一边怒视着炎舞。

身为炎舞的妹妹，星悦一脸无辜地眨眨眼睛，问道：“和我，有关系吗？”

雁欣则站得远远地喊道：“公主，你别和吴越这个傻瓜一般见识！伯母也没有因为这个而不高兴，不是吗？”

“看吧，雁欣也叫你傻瓜。”我将吴越一把掀翻在地。

“她也叫你公主来着！女生能叫，我就不能叫？你妹的别拿兄弟不当兄弟！”吴越一个蹉腿扫得我翻身摔倒。

雪悠则扯着雁欣的袖子：“史官大人，这么劝架只会火上浇





皇帝学园

油的啦。因为宇清和昊越都不是什么聪明人……”

“只有你最聪明了吧！”我和昊越一齐收手，异口同声地喊道。

而雪悠嫣然一笑：“要这么劝架才可以。”

我和昊越大眼瞪小眼地对视，突然觉得我们俩确实聪明不到哪里去，便收起拳头指着对方的脸相互骂了一句“你果然很二”，又一同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昊越揉揉胳膊上的青肿：“如果打一架就能让你不再忽视朋友们的存在，就不是打得毫无意义。别人说公主同盟不存在，你竟然不反驳，还居然对我说我什么都不做就是对你最大的帮忙，我气炸了肺，就是因为这个。”

“其实……我也不想承认他说的话。”

“那干吗把气撒在我身上！”昊越先是怒了几分钟，转而摇摇头，“不过这也无所谓了，要是朋友间都不能互相撒撒气，那也没什么意思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昊越。”

昊越站起来朝我伸出手：“这些话就没必要说了，现在咱们先去医务室贴点膏药吧。”

等我和昊越脸蛋上贴着创可贴手背上涂着红药水回到教室门口时，家长会正好结束。老妈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这么短的时间就打了一架，宇清你还真是很有精神。叫上朋友们，今天妈妈请大家吃汉堡哦。”

到场的伙伴们有雁欣、星悦、昊越、炎舞和雪悠五个人，大家只是吃着最普通的鸡腿汉堡套餐，可是好像都很喜欢和我妈妈聊天的样子。

这我不禁回忆起校园文化节之夜，我和花昭正是在这家





店里找回星悦和雁欣的。

雁欣原本还在因为花昭而生气，但好在女孩子天生具有看透另一个女孩子的能力。经过一番解释后，雁欣和星悦很快就知道花昭只是性格大而化之有口无心而已，便不再闹别扭。

找回昊越的方式，只是放了一根假的金链子在宿舍楼顶，这家伙就发出怪笑像一只蝙蝠那样跌跌撞撞地飞了过来。当时以为那就算将他找回来了，可是他一定觉得比起哄雁欣和星悦的方式，找他回来的方式实在是很没有型吧。

“公主卡的价值并不在于卡片本身，而在于公主身边值得依靠的伙伴们。”

听到敏感词，我马上回到现实，大家都吃得十分满足的样子，只有星悦眼巴巴地望着新出锅的炸鸡翅。

“虽然不知道宇清在学校里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不过身为他的妈妈，我感觉他自从进入高中以后，变得比以前开心许多。”

妈妈起身，对大家微笑道：“一直以来都多亏大家照顾宇清，我替他表达内心的谢意，也希望以后无论大家遇到怎样的困难，都能够团结一心，不分彼此地相互关爱。我想这一点，是比好好读书考试更为重要的事情。”

大家一同起身，在门口挥手目送我老妈开车回家。

“宇清的妈妈真是亲切和蔼，我妈妈要是也这样教导我，我一定就可以当公主了吧。”

都说了我妈妈没有教过我如何当一个公主！

“那么宇清，你差不多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烦恼什么了吧？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每一个人的眼睛：“如果还会像上次那样遇到各种各样的伤心事，你们还愿意帮我的忙吗？”